

「德」沃爾夫岡·W·帕特著
蔡清濟譯

謀殺案



謀殺案

鐵肺機

TIE FEI JI
MOU SHA AN

海峽文藝出版社



鐵
肺
機

謀
殺
案

(闽)新登字05号

铁肺机谋杀案

(德)沃尔夫冈·W·帕特著 蔡清济译

*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

福州7228工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9.25印张 2插页 170千字

1992年6月第1版

1992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

ISBN 7—80534—451—5

I·352

定价：3.60元

埃里克·维尔恩贝格轻轻地走进妻子的卧室。他已经穿好了大衣，手里拿着帽子和公文包。

房里显得有点暗。百叶窗关着，晨光透过窗缝在窗帘上印出细长的金色光带。空气中弥漫着玛丽娜最喜欢的“桂月莱”香水的芳香。

玛丽娜·维尔恩贝格还躺在床上，头深深地埋在枕头里，深褐色的头发凌乱地拥着脸。鸭绒被有一半滑到了地上，枣红色的缎被套泛着微光。

埃里克·维尔恩贝格走到床前，轻轻地把被子拉正，默默地端详着妻子。她呼吸均匀，手臂自然地搁在被子上，左肩睡衣吊带滑下来，露出的胸脯有节奏地微微起伏着。

然而玛丽娜并没有睡，她是装出来的。听见卧室的门开了，她便闭上眼睛。她不想受打扰，不想跟他说话。

玛丽娜什么也看不见，但她能清楚地感觉到丈夫在房间里。她多么想微睁一下眼看看他是否要往外走了，但又害怕暴露了自己。她静静地躺着，反正裹在温暖的被子里躺在床上没有什么不舒服，而他却显然是犹豫不决地站在床前。她

咯咯把肩膀更深地埋进松软的枕头里。

他怎么不说话呢？担心把她吵醒吗？时间肯定有九点了……

她知道他的目光在注视自己的身体，那对黑色的大眼睛射出“有魅力”的光，许多同他打过交道的人都这么说。想象这对目光时，她意识到睡衣从肩上滑下来了，上身赤裸着，心头涌起一阵奇异的感觉。她在考虑，要像熟睡那样翻个身，而不引起他的怀疑。不过她还是没动，他可能静静地盯着她呢。

从前，她想，从前在这种情况下，他总是俯身热烈地拥抱她，吻得她喘不过气来。在情意绵绵地投进他的怀抱之前，她觉得应防备他那常常是吓人的“爱的发作”……

这都是过去的事了，那时她很幸福。他还没有成为知名的辩护律师，自己的妻子比任何审讯日期都重要；他会在早上与她吻别后仍依依不舍地站在卧室里，笑着说他又可能又要误过上班时间了。

今天，埃里克·维尔恩贝格不会拥抱她了，经过昨晚的摩擦后肯定不会的。她的责备一定还在他耳边回响，他肯定想从她那里了解她昨晚给他的暗示，问罗尔夫来电话的事……

“玛丽娜。”她听见他轻声呼唤。

她一动不动。

他干么不走呢？为何不去找那个金发女妖？他对她的命运比对自己妻子的愿望更感兴趣。电话的暗示对他的触动比

他表现出来的还厉害吗？或者只是好奇心驱使他来找她的？她决心继续装睡，但愿他会悄悄离去……

埃里克·维尔恩贝格仍一直站在床前，若有所思地注视着妻子，知道她没睡。从她的眼睑在眼角明显地眯着看得出来，这不是熟睡的那种放松。

“玛丽娜。”他略提高声音又叫了一次。

她还是纹丝不动，只是呼吸似乎快了些。

他靠得更近了。

“我知道你没在睡，玛丽娜……”

她这才睁开眼睛，敏捷而清醒，没有窘态，平静地瞧着他。

“那么你也应该知道我不想受打扰，”她冷冷地说，“我不想……”

她咬住嘴唇，没把话说完。她说的已足以伤害他。她知道自己做错了，这样的话只会激起他高傲的微笑，这笑脸常常使她火冒三丈。

但是埃里克·维尔恩贝格没有笑，他没有显出丝毫的冲动。

“你为什么不走？”她问，“想因我而误了约会吗？”她从枕头上抬起了头，用力把薄薄的睡衣拉上肩膀，又扯起被子盖在胸前，好像必须挡住他的目光似的。

埃里克·维尔恩贝格沉静地看着她，不愿让自己为之而冲动。他坐到床上，拉起她的手，像医生对待病人一样跟她说话。

“昨晚你要对我说什么，玛丽娜……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我们谈话离题了，把它给忘了。”

“离题？”她怒气冲冲地对他说，“那是你的话题！你的案件！几星期来除了这个高尔顿，你还有什么其他话题呢！”

他想回敬点什么，但却沉默着，没有把她的指摘当回事。过了一会儿他说：

“我知道昨天是谁打来的电话。”

“喏。”她一挺身坐了起来，鹅绒被滑下来，上身袒露着，她全然不去管它。我这一着果真灵验，她得意洋洋地想，嘴里却大声说：“从什么时候起你居然对我的电话感起兴趣来了？”

他轻轻地松开手。

“昨天是你自己说起来的，玛丽娜。你故弄玄虚，暗示说过去的一位熟人突然想起要再跟你联系……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她轻率地说，笑了，好像是强装出来的，但她确在笑。此刻她的脑中翻滚着：我不告诉他，现在决不对他说。不能让人缴去我手中的这件武器，我还能好好使一阵呢……

“什么？”埃里克·维尔恩贝格问道，耐心地看着她的眼睛。

“没什么！”她不容置疑地说，毫无急躁的样子。“昨天我只是随便说说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太激动了，想惹你生气。原谅我，真的没什么。”

他审视着她，知道她在说谎，他太了解她了。一阵阴云浮上他的脸，但愿她别干傻事，她一激动起来——最近她常常这样——就会变得令人难以捉摸。

好一会儿房里鸦雀无声。紧闭的百叶窗外传来了花园里鸟儿欢快的啼叫声。窗帘上的光影变大了，金色的阳光映亮了朦胧的房间，家具及一应摆设立时清晰可见：宽大的英国老式床，梳妆台上高高的镜子，五斗橱前面丝绢面的沙发。好一间匠心独具、典雅尊贵的少妇私室！

但是今天早上房里却冷冰冰的。

埃里克·维尔恩贝格站起来，再说下去没有什么用了，他得耐心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。时间不早了，不能再拖下去了，九点钟他必须到巴尔巴拉·高尔顿那里。

他抓住门把时听见床上妻子的声音：

“你现在去找她吗？”

他迅速转过身来，心头又涌起这种苦恼的感觉。这几天她身上是附着什么魔了？究竟为什么都是这种腔调？“去找她……”这听起来不像是去找情人吗？

“我自然是去找她，”他尽量以公事公办的口吻说，“我毕竟是她的辩护人，她在指望着我。明天就要开庭了，这是我几年来遇到的最重大的案件。人人都在紧张地等待案件的审理，新闻界已经搞得沸沸扬扬。这是我的职责……”

“这可是令人愉快的职责！”

好一会儿，埃里克·维尔恩贝格似乎忍耐不住了。“听着，玛丽娜，”他的声音冷淡而生硬，“我恳切地请求你，别再用

这种口气跟我说话。高尔顿不过是我的辩护委托人，不是情人。”

“不是情人？”他首先说出这个危险的字眼，使她感到一阵按捺不住的喜悦。她用冒火的眼睛盯着他。“她不是你的情人！谢天谢地，幸好她已被关进监狱。”

“玛丽娜！”

“干么？”

她一跃跪在床上，深褐色的卷发散乱地披在脸上，睡衣的两条吊带都滑了下来。她的身子颤抖着，她像美丽而危险的复仇女神。

她想，他要打我了。她突然迸出一种狂欲，要激怒他动手，就这一次，她要打破他的矜持，引他大喊大叫，以便自己也能够同他大闹一场。

他站在她面前，离得很近，真的把手举了起来，但没有打她，只是虚晃了一下。他的手像一个问号停在空中，什么也没发生。

过了一会儿他放下手，转身站在镜子前面，镜里的玛丽娜紧挨着他的肩膀。在这一瞬间，她是又可爱又可恨。

他回想着，就像在演戏，在那小小的舞台上，跟他第一次见到她时一样。她扮演娜拉，易卜生的《玩偶之家》中的那只绝望哀鸣的“小鸟儿”。演到第三场，娜拉闹翻了脸，跟丈夫进行激烈的争辩，样子跟现在一模一样。“也许还会出现奇迹……”当时的情景是如何打动他的心，他记忆犹新。

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？他觉得好像是十分遥远的过去。十

年，整整十年了。他们结婚有七年了，这正是许多婚姻的危机时期。在对日常生活日渐厌倦的夫妻眼里，“七”是个极不吉利的数字。“奇迹”看来并没有出现在她身上，但这不是他的过错。

那时玛丽娜才二十二岁，是个年轻美貌、富有才华的戏剧演员；但是前程无望，舞台太渺小，工资菲薄。因此，放弃舞台生涯，走进现实世界，跟一位有钱的律师结婚，使生活有保障，这对她来说绝非难事。

现在她三十二岁，他自己四十。是八岁的年龄差在作怪吗？几乎不可能，这种情况有的是，巴尔巴拉·高尔顿便是一例，她二十六，而她死去的丈夫却快六十了，明天要审理的正是这个悲惨案件。

“别忘了高尔顿。”这时身后传来玛丽娜的声音，她又靠在枕头上，只是把头偏向另一边。“她肯定等你很久了，干么不去呢？”

埃里克·维尔恩贝格从镜子前转过身来，朝床走过去，小心翼翼地坐在床沿。尽管时间很紧，他还是愿意心平气和地与她最后和解，她必须明白自己的想法有多么傻，毫无意义。

“瞧，玛丽娜，”他用平静的、悦耳动听的声音说，正是这种声音说服了多少疑虑重重的陪审团。“你应该看到，巴尔巴拉·高尔顿……”

“巴尔巴拉？”她急速地掉过头来。“你居然直呼她巴尔巴拉了！你刚才还叫高尔顿呢，你们已经那么亲密了吗？或者一直如此？你以前就认识她，是不是？你从未跟我讲过……”

他完全失去了信心。

“你不能这样胡思乱想，玛丽娜。以前我只在社交场合见过她两三次，那时她丈夫还活着，想聘我当他那些少见的公司的法律顾问。我是没有讲过，因为没什么好说的。至于我称她‘巴尔巴拉’，天哪，案发后人人都这么叫的。你看见报刊上的醒目大标题‘巴尔巴拉·高尔顿案件’，为什么我就不能这么说呢？”

“哼，好一个巴尔巴拉·高尔顿！”玛丽娜扭歪了嘴冷笑道：“名扬四海的女凶手！用刑事记载上最残忍的手段杀害亲夫，才得以上报纸，惹激世人，尤其是男人对自己的注意。”

“玛丽娜，我不许你这么说！”

“什么，你不许我称她杀人犯？你有什么权利，如果我可以问的话？”

“因为她根本不是杀人犯！因为我作为她的辩护律师，要全力去证明她是无罪的。假如公众知道，我自己甚至不能说服自己的妻子相信巴尔巴拉·高尔顿清白，他们会怎么想呢？她的的确确是无辜的，并非因为我是她的辩护律师才这么说，我本人对此确信无疑。”

“可爱的无罪！”她挖苦地喊道。

“别说风凉话！”

“谁在说风凉话，”她应声答道，“我认真着呢，知道吗，就你一个人这么想。”

“我不在乎。”

“可法庭并不这么想。你对此案那么高兴，为其胜诉不遗

余力——是的，不遗余力——可此案准会以失败告终。你可是从未失败过呀！更糟的是，人家会笑话你……”他惊讶地看着她。

“你从哪里知道我会败北？”

“凭我的直觉。”

“你不了解底细。”

“我什么都知道。”

“那你不知道的并非真实情况。”

“不管怎么说，有一点我很清楚——长着这样一张漂亮脸蛋的女人不会是无罪的。”

他做了个失望的动作，突然觉得这场争论就像要逆转风磨似的，比预料的更激烈。他脱口应道：

“这是典型的女人逻辑，是巴尔巴拉·高尔顿最讨厌的老妇人的腔调，说什么她漂亮呀……”

他打住话头不作声了，害怕玛丽娜会大闹一场。但这次她一声不吭，从枕头那边向他投过冷淡轻蔑的目光。她几乎不被觉察地扬了扬眉毛，眼睛里是纯真的惊奇。她柔声说道：

“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那么激动……”

“我？”

他跳了起来，想狠狠地反驳一顿，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。他屏住气倾听着，楼下前厅里电话铃在响。

玛丽娜半支起身来，看得出她对电话是感兴趣的；有一小会她好像在考虑该怎么办。埃里克挥手叫她别动。

“我去，”他说，“肯定是我的，可能是律师事务所打来的，

他们想知道我几点到。”
不等她答话，他已出了房间。

在楼梯上他迎面碰上了女仆，她刚接了电话，手里拿着抹布正要去女主人的卧室。

“是夫人的电话，”她说，“有位先生要找她。”

埃里克·维尔恩贝格示意她小声点。

“夫人这时有点不舒服。”

“我去回那位先生吗？”

“不必。我去，我亲自去跟他说。”

他从女仆身旁走下楼梯进了前厅。电话机放在一张巴罗克小桌上，话筒搁在镶金边的丝绒桌罩上。

埃里克·维尔恩贝格坐在小凳上，把电话机拿在手里，以便轻声交谈。

“喂，我是维尔恩贝格。”

他听着，但没人答话，电话也没有挂断，就是没声音。

“喂，请问是谁？”

他似乎听见另一端轻轻的喘息声，可能是拨错了号。又等了几秒钟后他把电话挂了。奇怪的想法在他脑袋里打转，打电话的是否就是玛丽娜极不自然地暗示过的那个人？肯定是他。即使是陌生人拨错了号也会自报姓名的，否则早就挂断了。沉默不语，谨慎地等待而不挂断电话，说明打电话的人犹豫不定，心怀鬼胎。

埃里克·维尔恩贝格竭力想象这个人会是谁。从前跟玛

丽娜交往的人他一个也不认识。她混过的戏剧界与他不是同一个阶层，后来他也从未过问她的事。他有一次偶然去一家小小的地方剧院看戏才认识她的，以前的情况他不了解，没有跟她谈过，因为不希望惹她对过去作更多的回忆。尽管她显然是把她过去的一切全倒给他了，他也丝毫不好奇。自从结婚以来，玛丽娜对他一直是开诚布公的，她把过去做过的事，遇到过的人都讲给他听了。

直到现在，直到他接了这该死的巴尔巴拉·高尔顿案件……

埃里克·维尔恩贝格不是那种爱嫉妒的人，窥私探隐的事他是不会干的，他一向不赞成男人们怀着好奇心整天盯着妻子的行为举止。

但这次不同了，空气中飘荡着危险的讯号，他充分意识到这个危险性。必须戒备，否则会出现严重的危机。

无疑，昨天玛丽娜是要跟他讲打电话的事，但当时他并没有给予特别的重视，后来插进了点别的，把话题岔开了，谈起巴尔巴拉·高尔顿，像玛丽娜说的，他的“话题”。而今天早上他想再问清打电话者时，她突然顽固地缄默不语。她什么也不肯讲，明显地，在这场不祥的争论中，她要留着这张非同一般的王牌。

但是这张王牌可能变成危险的炸药，在盛怒的当头，玛丽娜的脾气是乖戾的，她可能会干出正常情况下绝对不会干的事来……

埃里克·维尔恩贝格看了看表，已经十点了，他真的不

能再浪费时间了，一个钟头前他就该到拘留所了。

他站起来又回到妻子的卧室去。

玛丽娜坐在镜前梳头，她已经披上了轻便的晨服。她的上身向前俯着，头垂得很低，用梳子细心地把头发从颈背梳向额头，深褐色的卷发瀑布般地泻在脸上。她太专心了，没有发现他进来。

此刻百叶窗拉开了，房间里充溢着耀眼的阳光，高高的镜子上，晶莹的香水瓶上，银白色的梳妆台上，无数反射的小光点在跳跃。

“玛丽娜。”他轻轻叫道。

她没有停手，低头问道：

“谁打来的？”

“事务所打来的，没什么要紧事，他们想知道我什么时候去。”

“是米勒小姐吗？”

“不，是监狱长。”

一会儿谁也不说话。从敞开的窗子涌进秋叶的腐味，什么地方狗在叫。

“我该走了。”埃里克·维尔恩贝格说，轻轻抚着妻子的肩膀。

“好的。”她没再说别的，只顾梳头。

“玛丽娜，我们下次再细谈。”

“下次？”她突然停住手，一扬头，把头发全甩到后边去。

他看见她的眼圈儿红了。“下次？”她又重复了一遍，“你说的下次是什么时候？”

“等我有时间，玛丽娜。”

“你什么时候才有时间？”

他没马上回答。

“干么不说话呀？你很清楚，你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给我。几星期来我很少能见到你，等到审理一开始，你就连家都不回了。为什么要拖着？干么要躲躲闪闪？”

“我没躲闪，玛丽娜。”他恼怒地说，“我究竟要躲避什么呢？”

她久久地盯着他，她像竭力要作出决定。他们的目光对峙着。她的呼吸加快了，身子在发抖。她慢慢垂下手臂，丢开梳子，站起身来。一簇卷发耷拉在脸上，可她全然不在意。她走到他跟前，凑得很近，双手搭在他的肩上。她好久没有这样亲昵的举动了。

“埃里克，我们别吵了。”

“当然不，玛丽娜。”

“你愿意满足我的愿望吗？”

“很愿意，只要我能做到。”

“很好。”她的手在颤抖，眼睛死死盯着他，好像在考虑怎么开口。她突然急促地说：“放弃这案子吧！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别为她辩护了。你当然能找到一个愿意接受这桩案子的同事，尽管开庭迫在眉睫……”

他惊愕得一时说不出话来，费了颇长时间才找到合适的答语。

“可这是不可能的呀！你要求我的……”他沮丧地绞着手，“使人感到会出什么事，我简直不知道怎么说才好，好像天会塌下来似的。”

他在说后面这些话时，她往后退去，脸色变得灰白，血仿佛从血管里消失，眼睛在闪动，嘴唇在颤抖。她好不容易才把持住自己，喘息着，嘶哑地喃喃道：

“天会塌下来……我盼望已久！”

“玛丽娜！”他向她走过去，想拥抱她，但被她推开了。

“别碰我！”

“玛丽娜，难道你不愿意告诉我这是为什么。我的老天爷，你简直是疯了！”

“疯了？”她突然大声失笑。“那么全城也都疯了，人们到处在谈论这件事。”

他注意听着，紧张地望着她。

“人们在说什么？全城都在议论什么？”

“你看过上星期的周报吗？”

“没空看。”

她转过身去望着窗外，他只能看见她的背影。她背着他说道：

“第一版上的照片再清楚不过了，你和那个高尔顿四目相对，一个含情脉脉，一个容光焕发。标注是：标致的被告和她的辩护人。天造地设的一对！”